

沂蒙

杨文学 著

七月风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沂蒙

杨文学 著

七
月
风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沂蒙长风/杨文学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2.1
ISBN 978-7-5329-3715-8

I. ①沂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3154号

沂蒙长风

杨文学 著

主管部门: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: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: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: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
邮 编: 250002
网 址: www.sdwy.com

读者服务: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发行部)
电子邮箱: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: 710×980毫米 16开
印 张: 22 插页/4
字 数: 288千字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: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29-3715-8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题 记

沂蒙长风。

沂蒙长风，是凝聚着天地精华，躁动着乡野元气，抒写着生命激情，飞扬着中华魂魄的烈烈雄风。

沂蒙长风，缘起风光秀美的蒙山沂水，既呼啸于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，雕绘出声震齐鲁、名扬天下的平民英雄群像，又轰鸣在建国以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，凝定成无私奉献、感天动地的恢弘乐章。

沂蒙长风，既是齐鲁大地大爱无言、大德昭昭的沉朴民风，更是中华民族大悲大悯、大道大义的浩然国风。历史、革命、土地、人性，构成了沂蒙长风坚实沉厚的质地，激荡起雄浑激越的旋律，摇曳出美丽瑰奇的风情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沂蒙大地上的这些人和事、气和神、韵和魂，还使我们感动着，还被我们记忆着、传承着，沂蒙长风就能一路凯旋，呼啸前行，泽被华夏，直至永远，直至永恒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移民，沂蒙的当代传奇 /1

- 1 激情与寒冰 /5
- 2 烈火中的金凤 /13
- 3 一个英模的命运 /17
- 4 一切为了水源地 /21
- 5 无法绕开的话题 /27
- 6 重回故乡 /30
- 7 库区精魂 /46

第二章 红嫂，你在天堂还好吗 /59

- 1 真诚的举动 /63
- 2 大爱无言 /69
- 3 别样的情 /80
- 4 血色通道 /87
- 5 特殊的红嫂 /98
- 6 舍夫救八路 /119

7 一生的守候 /125

8 红透的人生 /131

第三章 红哥，被淡忘的团队 /141

1 活着的红哥 /144

2 李德的故事 /149

3 好汉无名 /154

4 最美的跳跃 /161

5 小人物大行动 /168

6 “命根子” /174

7 担架队传奇 /183

8 支前无商量 /191

第四章 英雄，历史记忆中的符号 /199

1 根据地“活电台” /206

- 2 从农民到八路 /220
- 3 飞虎队群英图 /234
- 4 英雄的苦难 /253
- 5 选择牺牲 /262
- 6 谁说女子不如男 /266

第五章 旗帜，永远的风景 /273

- 1 深谷里的灯塔 /276
- 2 高山上的动漫 /290
- 3 商潮中的村庄 /306
- 4 山村涅槃 /313
- 5 不败的风景 /324

结 语 沂蒙，永恒的精魂 /339

第一章

移民，沂蒙的当代传奇

面对镶嵌在深深浅浅的沟壑里的塘堰，面对横卧在宽宽窄窄的河流上的水库，我想起2008年沿沂河采访时，有幸遇到的一位水利专家，他感慨地告诉我——我们国家的水利设施是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巨大财富。现在农村依赖的水利设施，以及大部分城市饮用水源，无一不是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产物。如北京的密云水库、济南的卧虎山水库、临沂的岸堤水库……

记得当初我对他的感慨并不认同，直到今天，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《沂蒙长风》时，认真调研了库区资料，才为当初的孤陋寡闻而羞愧，为忘却历史而懊悔，才真正理解了一个水利专家发自心灵深处的感叹。我想起一句话：任何记忆的失却，都是对历史的不敬和对先人的不尊。

毛泽东时代，全国兴修水库达3万座之多。仅八百里沂蒙山区，就有大大小小的水库400余座。山东省有名的八大水库，沂蒙山区（指建国初期的区划）占了五席。蒙阴的岸堤水库，沂水的跋山水库，费县的许家崖水库，莒南的陡山水库、日照水库……这些库容动辄几个、十几个亿，水面动辄十万、几十万亩，控制流域一般在千平方公里以上的超大型水库，其建设日期一般都集中在1960年前后，早者在1959年夏季竣工，晚者也在1961年汛期前完工。费县的古城水库、平邑县的唐村水库、沂水县的夹山水库等大量中型水库的建设，也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段内纷纷告捷。也就是说，这么密集的工程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整体告捷，在机械化绝对落后的时代，绝对是令

人难以置信的奇迹。如果不是在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饿着肚皮的沂蒙山人，仅有镐头、铁锹、手推车等简陋的工具，靠肩挑人抬的原始劳作方式，是很难完成如此浩繁的水利工程的。

如果说当今的三峡工程，是国家财力高度集中、社会财富相对富裕的情况下，一个大手笔式的杰作，那么沂蒙山区密集的水利项目，则是在国力虚弱、百姓生活普遍困难的时期，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成果。

沂蒙山区如此密集的水利设施，是与一个伟大的决策紧紧相连的，就是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作出的大胆决策：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。

高山是大河的摇篮。

八百里沂蒙究竟诞生了多少条河流，我一时无从数清。沂蒙山从北向南流的大河有两条，一条是发源于鲁中高峰鲁山，流经沂蒙全境，入注江苏骆马湖的千里大沂河，一条是沭河。它们一路吸纳百川，到达江苏境内已是浩浩汤汤，波澜壮阔了。两大河流构成了淮河流域主要的水系。毫无疑问，办好淮河的事情，必须从这两大水系的上游动手。于是，治理淮河的战役就在八百里沂蒙山拉开了序幕；于是，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老区人民，又开始了第二轮大奉献。诞生于战争岁月的奉献精神被再度激活。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，一个不朽的传奇在八百里沂蒙山上演……

1

激情与寒冰

跋山水库在沂水县城西腰斩沂河，聚成一片浩淼的大水，于是这个人工水库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：沂河母亲湖。

2011年隆冬，我站在跋山上俯视整个湖面。冬阳下，遥远的湖心一片明光，未结冰的水面上浮着一群群的水鸟，水鸟群如一幅水彩画，将结冰的湖面打扮得十分好看。高出水面数米的大坝西接无儿崮、东接跋山，拦腰截断了千里狂奔的大沂河，形成一片汪洋。这个镜面一样的大水库，就是当年五万沂蒙百姓奋战了一冬一春的劳动成果。

向我介绍情况的是75岁的老人李培勤，他是水库大坝管理局的退休员工，一位对大坝历史了如指掌的老人。1959年冬天，血气方刚的他有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职务：大坝突击队长兼黄庄民兵连长。他不仅是跋山水库从无到有的见证人，也是这个巨型水库的建设者。从1959年冬大坝开工到1960年春，他带着一连人马，一冬一春都没歇息，钉子一样楔在工地上。当他带着疲惫不堪的民工撤出工地时，一座大型水库已见雏形了。

高峡出平湖。

回忆起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，老人仍旧一脸兴奋，布满褶皱的脸因激动而涨红。我知道，那个冬春对老人一生有着太深太深的影响。

老人说：当初上级发动打水库时，说是毛主席的号召，一听他老人家发话了，我们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起来，生产队早早地收拾好庄稼，准备行动。当接到公社要村里出动一个民工连的通知时，全村当夜就匆匆召开动员大会，报名的一下子超过 200，村里研究筛选，最后定下 120 人的民工连，由我带领向跋山进发。我们带着工具，推着小车，拉着搭建屋子的玉米秸和黄草，担着搭铺用的麦瓢，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出了村庄。我们是第一批上工的连队，那时候，高高的跋山上还是冷清清的，没过几天，这里已是人山人海了。

我们按军事管理制，以团为区域扎下营盘。所谓的团就是公社，营就是管理区。最初的任务是在山坡上找一个向阳的斜坡，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大坑，上面搭上架子，架子上排上玉米秸或高粱秸，抹上泥巴后苫上黄草，就建成简易的半地下的房子。然后在整平的地上铺一层干土，上面铺上厚厚的麦瓢草，就成了“房子”。这样的房子一般能住几十人，大者能住一个连队，最小的也能住一个排。

有了住处就得安排食堂。食堂也很简易，一个营一个食堂，一个食堂支着几口大铁锅，铁锅里煮着碾成小碎块的地瓜干和高粱米，好的时候还能放些豇豆或绿豆之类的东西，如果放上些黄豆面，就是难得的美味了。菜呢，是切碎的地瓜秧和豆面儿煮的地瓜菜——现在猪都不吃啊，可在 1959 年，我们连这样的饭也不能敞开供应，每顿每人不过三勺饭外加一小勺子菜。那时候人穷啊，连个饭碗都没有，所有的民工人人一只瓢头子——对，就是一只葫芦锯成两半的那种。

当年我们支援前线的民工大都是用这样的瓢头子，这东西虽简陋却实用，平时盛饭，上工时就用个绳子挂在腰上，当水缸子用。这不起眼的瓢头子从战争年代一直沿用到建国之后，简单的物件就具有了精神传承的意义了。我们啊，就是以战争年代的精神来修水库的。筷子就更好办，随地找段树枝，一断两截就成了。

碰上改善生活，能吃上一顿小米掺上玉米地瓜干三合一的饭就算高级了，有时候也能吃上一顿大油炒的菜。大油是用猪内脏熬出来的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好像就是地沟油？不过1959年是个物资匮乏的时代，能吃上一顿大油炒的萝卜片就算享口福了。到了1960年，国家碰上自然灾害，物资供应更困难，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儿。

那时候都有一股子激情，工地上人人情绪高涨，精神头十足。跟现在相比，那时候的人穷是穷，可精神头好啊。

你想想，饿着肚子，还能推动上千斤的小车，靠的不就是战争年代传下来的那股子拼命精神吗？

吃住安排好，就得干活了。动员大会提出的口号是“腰斩沂河，根治淮河”。

会后，五六万大军在无儿崮和跋山之间一字排开，工程就这样上马了。

风很冷，尤其是从长长的河谷里吹来的风，带着河冰的凉气，让人觉得更冷了，可整个工地热火朝天。那年月，大伙儿都穷，很多人都穿一件空心袄，可丝毫没有冷的感觉。小伙子大姑娘一旦开展起比赛来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你一车子推八百，我非推一千不行，那场面，让人难忘啊……

整个工程我最难忘的是挑灯夜战老龙潭了。老龙潭就是大坝中

央靠东的一段，那是主河道。1958年曾搞过一次清淤，就是在河上设一座挡水坝，让河水改道走，然后在坝下边清理淤了几千年的河泥。按技术要求，河泥一直要清到石基，并将石基上的泥巴用清水冲刷净，才能用黄土夯实。这样一来工程就艰难了。清到老龙潭时，突然冒出几处脸盆大的泉眼，那水一个劲地往上冒，十几台抽水机不停地抽。水一退，人就得下去清，那可是三九寒天啊，天上飘着雪粒子，人得高挽着裤腿站在水里挖捞泥沙。老龙潭清淤时，指挥部组建冲锋队，我们黄山民兵连也参加了。

我问：李大爷，当时没有防水的皮衣吗？

李培勤老人笑了：那工夫人人都穷，国家也穷，每个人就是一条棉裤，一件空心棉袄，连个衬衣都没有，上哪里去弄啥皮衣啊！我们就把布鞋一脱，裤脚一挽，两条腿泡在冰凉的河水里，就这么着干起来。

听了老人的话，我本能地一颤。风从结了冰的水面上吹来，我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，身上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寒冷的冬天赤脚站在冷水里，那是什么滋味？我没有尝试过，我的采访对象李培勤大爷尝试过了。我问他站在水里的感觉，他说：下水前，喝上几口白酒，趁着热乎劲就下去干，好像并不太冷，可是时间长了也不撑劲啊。站在水里挖泥的人还好受些，那些下到河底下用篓子背泥的人更受罪。一身泥水，不一会儿就冻僵了。没办法，就把支持不住的人换下来，擦干身上的水，围上棉被，喝两口白酒暖着。等到把僵硬的腿脚和身子暖热了，再下去干。

我们三个连队轮流干，24小时不停工。上级也是千方百计地改善民工们的生活。晚上，指挥部准备了夜饭，夜饭就是加班饭，

用猪内脏炼的大油炆炆锅，放一把切细的白菜叶子煮的小米饭，每人半瓢子。那饭真香啊！现在想起来，猪肉块子都没有那时候的油饭香！

老龙潭攻坚的日子里，有多少人冻倒了，李培勤老人没有说。老人一腔激情地向我讲述了1959年冬天发生的故事，却丝毫没有讲述1959年的那个冬季带给民工的苦难。也许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困难和苦痛都不是问题。是啊，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，就像当年趴在蒙山雪窝里坚持抗战的八路一样，那些穿着单衣草鞋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八路们，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坚持下来，靠的就是一股子精神。没有了精神支撑的人是不会有感人的行动的。任何时候都是如此。

我问老人：你站在冰冷的河水里，是什么感觉？

老人笑了，说：刚下去时就像刀子割肉一样，又像有无数的细针往骨头里扎，但慢慢地就适应了，干上一会儿反而不觉得冷了。

我说：是冻麻木了吗，大爷？

老人依旧笑：那工夫年轻，突击队的人都年轻，一旦激起干劲来，就不会轻易上来，别看那么冷，可没有一个人主动上来。最后都是被人架上来的。人一架上来，就有女民兵给搓腿揉脚，喝口酒暖着，不能用火烤——听工地医生说，冻僵了的腿最怕火烤，一烤就废了。啧啧，那个时候啊，人的精神气真是旺啊。现在，我们要是再有那时候的精神头儿，国家可就一好百好。

大家都争当英雄，英雄是要受奖的，不光披红戴花做报告，凡是被架上来的英雄，当场就能喝上一碗温热的白酒。有时还能奖一盒香烟呢——对了，就是一毛钱一盒的那种，那个时候，八分一盒

的烟就是奢侈品了。谁得了奖都舍不得一个人享用，晚上回窝棚大伙儿一块儿分享。

我问：大爷，听说修水库时上来了不少女民兵，她们也同男人一样下水挖泥，你还记得吗？

李培勤说：记得，记得！那是1960年正月十五刚过，天贼冷。大坝清淤还在进行，为早日回填，地委从费县调了一个3000人的基建团，那个团真能干啊，尤其是那个花木兰女子小车队，那些姑娘们推起小车来比男人都厉害，上千斤的土车，她们推起来一溜小跑，风一样快。

老人显然没能理解我的意思。

在采访前，我已经在民间做了详细的调查，听到不少这样的故事：在修水库的时候，确切地讲是1959年冬天到1960年清明前，那漫长奇寒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女民兵丝毫不输男子汉，她们裤腿一挽就跳到冰冷的河水里。有些正在月经期的姑娘遇到冰冷的河水，火热肉体与冰冷河水的强烈反差，让她们的生理机能一下子错乱了，很多人从此经期错乱，更有些人从此没了月经。她们为了治理淮河，变成了终生不育的女人——冰水剥夺了她们做母亲的权力。

在一个叫黄石崖的小山村，我就曾采访过这样一位女民兵。当年修水库时，她是排长，就在那次冬季清淤中，她正逢例假，可丝毫没有犹豫，带头跳进冰冷的河水里。她告诉我，当初只有一个想法，早日把水库修起来，好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喜。她说，毛主席让淮河水灾闹得睡不好觉啊。老人说这话时一脸真诚，令我感动。作为工地上的女英雄，她披红戴花，风光无限，但婚后的日子她就风光不再了，由于不能生育，她忍受了村人半辈子的白眼。幸好她遇上